

# 港鐵「暴徒專列」還要開到何時！

一針見血

方靖之

8月21日的所謂元朗靜坐集會，一如所料再次演變成暴力衝擊。一班全副武裝的暴徒企圖進入元朗南邊圍村搞事，結果被現場警員阻擋，暴徒隨即逃入元朗站大肆破壞，一邊落閘阻止警員進入，一邊在站內亂噴滅火筒、敲打天花板及欄杆、以鎗射槍照射警員，將元朗站大肆破壞蹂躪。暴徒為了確保逃路，更一度阻止西鐵列車開出。

## 有港鐵撐腰 暴徒更安心

對於暴徒的破壞行徑，警方果斷進行清場，可惜最終還是讓暴徒成功逃走，當中主要原因是港鐵再次為暴徒提供逃走專列。在暴徒破壞期間，港鐵只是對外表示有「公眾活動進行」，所以列車不停元朗站，但港鐵又表示會提供特別免費車接暴徒離開。有了港鐵的保證，令暴徒更加無後顧之憂，可以放開手脚破壞，可以更有恃無恐的與警方對峙，因為他們知道在站內早已有一班免費專列等待，安全、舒適、快捷地將他們送回家，令他們可以不須承擔任何代價之下，就可以達到破壞发泄的目的。有了港鐵的支持，自然令

暴徒可以更加安心。

最諷刺的是，對於站內設施損毀、垃圾雜物遍地、牆身更有塗鴉、連電梯都要圍封維修，港鐵表示已經報警處理云云。如果港鐵認為暴徒的破壞行徑違反法律、不能接受，為什麼不在事發時就要求警隊入內清場，並且為警隊提供方便，為什麼要在賊過後才興兵？

如果港鐵認為暴徒行徑對其造成嚴重損失，為什麼還要為他們提供免費的逃走專列？而且，為暴徒提供逃走專列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每次暴力衝擊尾聲之時，港鐵都例必作出有關安排，為暴徒提供方便逃走的交通工具。難怪暴徒一直喜歡在鐵路沿線發難，現在甚至進一步在港鐵站內發難，究竟孰令致之，不是一清二楚嗎？

港鐵作為公共交通機構，並沒有理由和責任為違法分子提供免費專列。或者，港鐵是擔心如果不配合暴徒的需要，將會遭到暴徒的狙擊及搞事，令港鐵不勝其煩。

但問題是港鐵妥協了，已經充分配合暴徒的行動，結果不但沒有令暴徒收手，反而令他們更加變本加厲，更加有恃無恐的在港鐵站搞事，港鐵的所為根本是在飲鴆止渴。

港鐵不單是香港主要的公共交通機構，而且特區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港鐵某程度也屬於

半公營機構，理應承擔社會責任，尤其是配合警方執法，共同制止暴力，維護公共安全。但在這場風波中，港鐵的所作所為卻令人失望，公然允許暴徒進入站台派發鼓吹政治行動的單張；對暴徒逃票乘車、破壞車站設施的行為不制止不追究；在暴徒施暴後更每次都提供免費專列讓他們離開。

這些行為不要說沒有承擔社會責任，更有縱容暴力、配合違法行動之嫌，港鐵管理層理應就有關行為出來交代，作為大股東的特區政府也應該作出追究及問責，不能讓港鐵成為暴徒專列。

近期暴徒的暴力衝擊愈來愈依賴鐵路，幾乎每次發難的地點都選擇在港鐵站附近，以方便逃避警方追捕。面對這個趨勢，全世界政府都肯定會要求鐵路配合，例如在暴徒發動衝擊時立即將附近的港鐵站「落閘」，不再讓人進站內，或者隨即宣布列車不會停於發生暴力衝擊的港鐵站，令暴徒失去退路，以配合警方的執法行動。

任何交通機構、公營機構都不可能、不可以拒絕警方的要求，否則就是阻差辦公，就是縱容違法暴力。港鐵應該理解自身責任，它服務的是廣大市民，而不是暴徒，港鐵不配合警方執法，難道真的想變成暴徒「逃走專列」？

資深評論員

# 裁判官露骨的雙重標準

鄭剛

一名來自內地的男子，因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鬧噴塗「中國必勝」，被指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於8月20日在香港東區法院被火速判監禁4周。

辯方求情時認為被告即時認罪並顯示悔意，是一時衝動犯案且不會再犯。但裁判官表明不接納，又稱雖然被告稱不滿美國政府但非犯罪理由，他在公眾地方犯案且損壞他人財物，故認為應判處監禁。

過去兩個多月來，暴徒到處刑毀，接連干犯暴動罪、衝擊中聯辦、侮辱國旗國徽，這些嚴重罪行通通未判，但噴塗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鬧就火速判監，裁判官不是採取雙重標準，又如何解釋？

7月1日，示威者暴力攻擊打砸立法會，在立法會大樓內大肆破壞，包括以黑色噴漆塗污議事廳主席台上的特區區徽，破壞歷屆立法會主席畫像及毀掉大批電腦和文件。警方已經逮捕涉及當天暴力事件的12個人。連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對闖入立法會的示威者都表示失望，指他們可能違反多項刑事罪行，但遲遲未有判決。

7月21日晚發生在西環的非

法集會中，有暴徒包圍中聯辦大樓並投擲油漆彈、雞蛋污損侮辱國徽，又在大樓外牆塗鴉。警方拘捕一名28歲男子，涉嫌「刑事毀壞」、「非法集會」及「侮辱國徽」，但至今仍是遲遲未有進展。

國泰機師廖頌賢（已被解僱）涉參與7月28日的上環暴力衝突，被控暴動罪，竟然獲法官批准保釋，並可在當值期間離港工作。法官准許參與暴動的嫌疑犯開飛機，罔顧乘客安全，簡直匪夷所思。更不可接受的是，7月28日上環衝突中逾40人被控暴動等罪名，這是嚴重罪行，所有被告竟然獲准保釋。

阻止香港暴力日趨激進，法院裁決有重大作用，可為社會劃清紅線，說明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

不幸的是，這條界線被法官模糊了。難道暴力攻擊打砸立法會、衝擊中聯辦、侮辱國徽國旗，就不是「在公眾地方犯案且損壞他人財物」？緣何遲遲不判？噴塗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鬧，就火速判監，難道只有美國才享有法律保護的權利？難怪《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形容，香港司法系統掌握在「隱居」的「港英當局」手中。



▲暴徒塗污中聯辦大樓，至今仍未被判刑，難免令人質疑司法界是否有雙重標準

## 求生計者砍了「求民主者」，希望在哪？

8月20日，將軍澳「連儂牆」前，50歲男子與整理「連儂牆」的青年發生爭執，後連砍3人，血濺當場。

媒體爆料男子有內地口音，網絡上瘋傳男子來自內地，本就激憤的民意更加沸騰。半日後嫌犯歸案，真相大白：嫌犯持有香港身份證，係香港市民，任職導遊。嫌犯斬人的原因眾說紛紜，有報道稱男子曾參加撐警活動，暗指事發因政見不合。更有目擊者爆料，男子在「連儂牆」前對青年大發雷霆，指責他們的抗議示威使他收入嚴重受損。暴力必當受到懲罰，但鮮血之中也應反思：是什麼讓求生計者砍了求民主者？是什麼讓香港人之間拔刀相向？

答案很簡單：看不到希望。50知天命的年紀，任職在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若是在往日，尤其在七八月的暑期，正是內地學生假期，舉家來港旅遊的內地遊客如過江之鯽，有經驗的導遊不說日進斗金，也應是生計不愁，而今，卻斬人泄憤。

看看現今的香港旅遊業，就不難發現為什麼香港導遊感到沒希望：上半年訪港人數本來有兩位數的升幅，可到了七月首周訪港人數按年微跌1.5%，但八月首周訪港人數按年大跌31%，第二周訪港旅客按年續跌33.4%，旅遊業近兩月平均收入跌8成，更有大量受訪旅遊業者表示收入為零！最可怕的不是一時的艱難，而是看不到走出「至暗時刻」之日。兩個月來局勢不斷惡化，二十幾個國家發出訪港旅遊警告，更有國家醞釀撤僑，誰還敢來香港？

看不到希望的，恐怕還不止旅遊從業者。香港機場停運一日

，減少20.6萬客流、13863噸貨物，更重要的是依靠機場產業鏈過活的香港人無以為生。香港有多少人的生計依靠機場產業鏈？80萬！故意阻塞香港機場，就是故意斷了香港的生路。

比機場產業鏈更慘的是金融業。局勢再這樣下去，恒指走勢怎麼樣大家都能想得到的，失業、開工不足沒有進帳的同時，市民在股市的資金也會一夜灰飛煙滅。前幾日，原本計劃在港上市集資百億的重量級公司「百威亞太」和「ESR Cayman」，無限期擱置了上市計劃，國際金融的中心已經成了國際金融的角落。

全港七百多萬人，沒生計的不過只是旅遊業、金融業和機場產業？大錯特錯！香港今年經濟的增長預期是零！示威者所過之處店舖歇業、市面凋零、行人寥寥，正把香港變作一座傾城，一座孤城，一座死城，一座增長是「零」的絕望之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生計與民主本非水火不容，但真民主總歸不會是把香港人往火坑裏推的「民主」。抗議示威者不計「代價」，香港人的生計和希望就是他們從不計算的「代價」，即便抗議示威者侥幸取得了勝利，很難相信，他們上台後能顧及他們曾經不計的這些代價。香港人的生計和希望，不過是他們敲門磚、墊腳石。

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也無人有置身事外作旁觀者的資格。混亂、無序、用暴力製造更重的暴力，恕筆者直言，這樣下去，看不到希望的不會只有一個50歲香港導遊，將軍澳斬人案是第一個，但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註：原文刊載於《橙新聞》

# 止暴制亂：法庭須端正位置



焦點關注  
郭文緯

在一系列暴力浪潮中，警方迄今拘捕了至少748人，約115人被檢控，罪行包括參與非法集會、參與暴動、襲擊警察、刑事毀壞以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或爆炸品等等。可是，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次最先被判罪成並被判入獄的，竟然是一位姓秦的內地遊客！

8月18日晚，該遊客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鬧上噴漆塗字句，被當場拘捕，兩日後就在東區法院提堂，即時被裁定刑事毀壞罪成，判處入獄四周。

## 暴徒若被捕應迅速檢控

這位遊客聲稱自己只是想表達對外部勢力感到不滿，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應插手香港的示威活動，而且，他在總領館大鬧塗鴉並無殺傷力。但是主裁判官錢禮表明：「此等情由並不能成為犯案的藉口，法庭不能寬容這樣的行為」。該犯案人士當庭被判入獄。

筆者對這個案例有兩個看法：第一，法官對此案的高效判決某種程度上反駁了那些不滿政府的律師對律政司提出的指控。他們指控律政司存在雙重標準：對那些被捕的暴力示威者迅速檢控、提堂，卻對元朗襲擊市民的黑幫分子遲遲不予檢控。

可是，律政司之所以在檢控上有急有緩，全在於取證的難易有別。被迅速檢控的示威者是在示威現場干犯違法行為時當場被捕的；而那位內地遊客的情形也一樣，是在非法塗鴉時被當場拘捕的。他們犯案證據確鑿，因此可

以迅速予以檢控，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完全符合「遲來的公義，等同剝奪公義」這一重要的法治原則。

然而，元朗黑幫襲擊案搜證需時。警方是在事發後展開調查，雖然警方迅速拘捕了28名疑犯，但由於要蒐集證據來確認疑犯的身份，需要確認受害人的身份、並且取證，所以檢控程序相對較慢。

第二，過去的10多周以來，我們看到塗鴉無處不在，警署外牆、政府辦公大樓、中聯辦大樓等，也被噴字表達不滿，塗鴉者原以為這樣做沒什麼大不了。現在，他們終於知道事態嚴重，在公眾場合塗鴉可判處監禁，犯案紀錄永不磨滅。

目前最令人憂心的是，117名被控暴動罪的疑犯中，幾乎全部獲准保釋。保釋候審有三個重點要考慮：罪行的嚴重性、罪犯潛逃的可能性，以及在保釋期間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此考量，眼下法庭允許暴力示威者保釋候審的做法似乎違背了最基本的法律指引。

首先，被捕的暴徒犯下的都是嚴重罪行，最高可判處監禁十年。被控藏有爆炸品的狂徒最高可判處14年監禁；然而他們竟然也獲准保釋，這有違常理。

其次，這些保釋候審的疑犯很可能會棄保潛逃。黃台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目前的檢控個案中，我們親眼目睹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徒首領，在獲得保釋後隨即坐飛機逃往美國，目前至少已經有一名被控暴動罪的疑犯棄保潛逃。由此可見，一眾被落案起訴的人士很可能會潛逃海外。

第三，疑犯有可能會重複犯案。近日的一宗案例，我們留意到一名示威者在沙田騷亂中

襲警被捕，獲保釋後在機場又毆打一名內地人而再次被捕，慶幸裁判官這次不再讓他保釋。

## 應設特別法庭審暴動罪

法官和裁判官應該意識到自己身負重任，確保暴徒在法庭內得到應得懲罰，助香港走出亂局，重拾昔日安寧。在「佔中」時期大部分被落案起訴的人士獲得輕判，刑罰與罪行相去甚遠，失去了阻嚇作用，裁判官有必要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過輕的刑罰想必已植根激進暴徒的腦海裏，令他們誤以為過去兩個月的反社會行為並不會招致惡果。

一些裁判官和法官無疑贊同暴徒所稱的「高尚情懷」。而我們最近亦發現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參加簽名運動，完全無視法官必須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則。因此，我建議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專門審理暴動人士，而負責的法官和裁判官也要經過精挑細選，確保他們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則。

社會大眾也可考慮在互聯網上發起「法庭監察」運動，監察審案情形，並公布負責此類案件的法官和裁判官之名字以及其審訊結果。這種做法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相當奏效，使得法官和裁判官向公眾問責。

法院在處理「佔中」案件時失去相當程度的公信力，導致社會出現：「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話法，社會期望法庭在處理當前的暴亂時不會再重蹈覆轍。

註：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前副廉政專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會成員

# 美國為何要玩「香港牌」？

議事論事

文兆基

由反對派煽動的暴亂，至今已擾攘兩個多月，藏在他們背後的外國勢力亦開始擔心，中央表態支持特區止暴制亂。正因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以及國務卿蓬佩奧，才會忍不住

蹦出來，相繼促請中國「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又警告中央政府若以武力「鎮壓」香港的暴亂，將令中美兩國很難達成貿易協議。很明顯，美國這樣做的動機，是要利用貿易戰的手段，向我國施加外交壓力，即使香港出現警隊無法維持治安的情況時，中央政府亦不需應特區政府請求，派出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只有這樣，他們所扶植的反對派，才會沒有後顧之憂，才能繼續發動各種合法與不合法的鬥爭手段，對特區政府進行所謂的「極限施壓」。

與此同時，他們又極有可能利用各種手段，收買或唆使部分建制當中的立場搖擺分子，勸誘特區政府乃至中央讓步，以及重啟政改。萬一政府受其忽悠，誤信讓步和重啟政改便能平息亂局的話，反對派必會利用政改問題大做文章，藉此牽動新一輪「反中亂港」浪潮，從而逼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2014年作出的8、31決定，改為實行他們口中的「真普選」。

事實上，現時已有一些表面上屬於建制之人

，公開勸說政府「回應」反對派的訴求，又提議特區政府可在「不以8、31框架為前提」的情況下重啟政改。即使假定這些人有着良好的出發點，他們都是缺乏政治智慧。因為在客觀的輿論效果而言，他們在此一時刻發表這類言論，等於變相暗助了反對派及外國勢力一把，給予對方大做文章的機會。

## 反對派要奪香港管治權

更重要的是，大家若是覺得政府一再讓步，便會換來社會安寧，這想法便是太過天真。若有留意反對派的文宣，便會發現他們不斷強調，香港需要學習波羅的海三國及烏克蘭的「顏色革命」經驗。由此可見，所謂「五大訴求」、「真普選」，只是反對派策動各類型鬥爭的藉口，實際是要奪取香港管治權，致使香港淪為外國勢力的反華基地。

當然，美國若是認為他們可利用經濟手段干涉中國內政，或者逼使中央改變對特區的管治方針，便是錯估形勢。至於美國副總統彭斯促請我國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的承諾，尊重香港法律，更是美國為求染指香港內部事務，不惜胡亂編造的藉口。

首先，美國絕非《聯合聲明》的簽署方，她憑什麼以此說事？其次，即使有份簽署《聯合聲

明》的英國，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何以英方藉所謂的「監督」名義，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第三，回歸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根據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基本法》，並在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刻起成立特別行政區，履行了《聯合聲明》內的中方聲明部分。

至於談到尊重香港法律，《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文件，早已在第14（3）條授權特區政府如有必要，可向中央請求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除此之外，香港假若爆發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便可根據《基本法》第18（4）條，宣布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亦可頒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為了訂明駐港部隊的職能，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了《駐軍法》，並按照《基本法》第18（3）條的規定，將其加入了〈附件三〉中，使《駐軍法》成為在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最後不得不說，不論駐港部隊是否執行協助維持香港社會治安的任務，他們均須按照《駐軍法》的規定，遵守全國性法律及香港本地法律。由此可見，彭斯之言純屬無稽之談，出動駐軍平亂，完全有法可依，跟尊不尊重香港法律的所謂完整性，根本沒有關係。

時事評論員